

SHAO NÜ DE MENG

赵 云 鹤

少女的梦

少女的梦

——爱情小说集

赵云鹤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爱情小说集。

走进爱情生活的少男少女们，谁都会有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梦——或是情真意切，心心相印；或是左右徘徊，犹豫再三……爱和恨、美与丑互相映衬；苦恼和喜悦、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。作品向您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爱情世界。

少女的梦——爱情小说集

赵云鹤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5印张 152,000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,500册
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77·126

定价：1.45元

目 录

少女的梦.....	(1)
爱情与友谊.....	(16)
她悄然离去.....	(30)
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.....	(43)
爱的憧憬.....	(59)
初恋, 已成为记忆.....	(78)
寻找一位陌生的姑娘.....	(93)
相逢在十年之后.....	(105)
难忘的离别.....	(120)
特殊的考试.....	(139)
思也悠悠, 恨也悠悠.....	(150)
爱情变奏曲.....	(163)
爱, 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.....	(181)
姑娘要酿一坛美酒.....	(195)

少女的梦

林晴找出一个鸭蛋圆形小镜子。于是镜子里映出一张花朵似的脸庞：两道柳叶眉，弯弯的，细细的，一直伸到鬓角里去；一双杏核眼，黑黑的，亮亮的，好象会说话一般；脸颊上两个浅浅的酒窝，盛满了笑，而这笑分明会溢出来似的……

“不害羞！”林晴冲着镜子做了个鬼脸，咯咯地笑起来了。

“喂！小晴，准备好了么？”话音刚落，林晴最要好的伙伴刘芳风风火火地闯进来。

“好了！”林晴慌忙藏起了小镜子，才站起来迎接她，“芳儿，坐吧！”

刘芳没有坐，倒是围着林晴转了两圈儿，接着便嚷起来了：“哟，打扮得真漂亮呀！连我都认不出了呢！”

“芳儿，告诉你，到时候你要还是这么调皮，回来我可不能依。”

“怎么个不依呢？”刘芳眨了眨眼睛。

“我……再也不理你了。”林晴板起脸来了。

“嘻嘻。”刘芳噗哧一声笑了，“不理我，谁给你介绍

男朋友呀？”

“你……真坏！”林晴捶了她两拳，拳头举得老高，落下去却是轻轻的。

闹够了，笑完了，刘芳看看腕上的表，有几分神秘地说：“小晴，我们该走啦！”

一时间，林晴又犹豫起来：“芳儿，我觉得……”

刘芳不等她说完，就把话儿抢了过去：“别啰嗦啦！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咱们快走吧！”

说完，她硬是拉着林晴走出了宿舍。

“小晴，一会儿见到他，你要大大方方，从容不迫，钢琴家嘛，应该有个钢琴家的风度。”

“还教人家呢？你这个小有名气的女中音，干嘛整天叽叽喳喳的，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。”

“嘻嘻，平时嘛，随便点儿没啥，到了场面上，总得注意着点。”

刘芳贴着林晴的耳朵嘀咕着：“听我的没错，我有经验。”

“还经验呢，”林晴揶揄地说：“三个月前，你能说出你那个他是姓李还是姓张，是属猴还是属鸡？”

“别看我认识他才三个月，也算是个过来人，指导你还够格。”刘芳自负地说，“其实，这事儿本来没有什么难为情的。”

“不！不是难为情。”林晴悄声说：“我是有一点担心。对他，了解得毕竟太少了。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么？他才华横溢，一表人材。”

“这……太不具体。”



“他也是这么说，真的，你的情况我也没和他说多少。我把你发表的那篇小说往他面前一放，嘻嘻，到现在，他只知道你署那个笔名‘晴晴’，连你姓林都不晓得呢！我是想，等你们见了面……我担保会一见钟情，那时再具体情况，什么家庭呀，经济收入呀……”

“哟，算啦！谁让你说那些呀！”林晴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知道你不愿听，我才没讲呢！”刘芳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敢担保，见了你，你会把那个年轻有为的诗人忘到九霄云外去的。”

“不！不会的。”林晴认真地说道。随即，她脸上的笑容悄悄隐去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几分惆怅，几分凄然。

怎么会忘呢？他的形象，在少女的心目中，象山一样高啊……

全市文学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一个漂亮的礼堂举行。

他走上台去，侃侃而谈，谈他自己怎样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在一个离主席台很远、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，林晴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吐出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……她的心被深深地激动了，以至于不敢抬头看主席台上演讲的人。她看了看周围，发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，她的心怦怦地跳，脸也红了……

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过后，他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。她后悔当时的胆怯和慌乱——竟没有看清他的脸庞，甚至于连他的个头也说不清。不过，她觉得他应该是这样一个人：高高的个头，宽宽的肩膀，是那样年轻、英俊、气度不凡！想到这里，她的心里就涌起了一种异样的激动……究竟

为了什么，她自己也说不清。

她听他生动地讲述自己的经历，精辟地分析自己创作上的得失，慷慨激昂地宣布自己的奋斗计划……林晴已经不仅仅是折服，也不仅仅是惊叹了。她心里已经悄悄地承认：“崇拜！我崇拜他！”

“喂！小晴！”刘芳猛地拉了林晴一把。

林晴一怔，收住了脚步。

嗖的一声，一辆自行车擦着林晴飞过去。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……魂丢了么？小心车辆！”刘芳气恼地说。

林晴苦苦地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“发什么呆呀？”刘芳苦口婆心：“见了人家的面儿，你要总是这样子，人家会以为你神智不健全呢！”

在好朋友面前，本来是无可隐讳的。林晴想了想，告诉她了：“我……又想起了他。”

哼！又想起了他！刘芳本来要挖苦她几句，可是听她这样说，把溜到嘴边的话儿咬住了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你呀，真是一片痴情……”

是的，是一片痴情……

“崇拜？”刘芳轻轻地摇着船桨，问道：“没有别的了？”

“还会有什么？”林晴茫然不解地眨了眨大眼睛。

“这几天你为什么总把他挂在嘴边，念叨起没个完呢？”

“他的诗写得好呀！”

“还有，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呆呆地想心事？”

“我……总是这样子呀！”

“算了吧！我看，你是爱上他了。”

“什么呀？你不怕咬舌头么？人家才没这样想过呢！”

林晴探出身去，用手轻轻一拨，撩起一团水花，溅到了刘芳身上。

刘芳一句玩笑，撞击着林晴心中的琴键，奏响了激越的琴音。是的，自己不可以爱他么？

这念头一闪出来，是那样鲜明，那样强烈，顾不上什么冒昧不冒昧了，林晴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……

“小晴，平日里，你不是脸上总挂着笑，嘴里总哼着歌的么？”刘芳见她一路上总是呆呆地想心事，问道，“今天是怎么啦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林晴一怔，把思绪拉回来，接下去说，“你瞎猜些什么呀？”

“我看，你是心里不落底。放心好啦！他要是差一星半点儿，我才不会把他介绍给你呢！”略停了停，刘芳又问道：“咱们从小在一块长大，好得象一个人似的，你还信不过我？”

“信得过！绝对信得过！”林晴忙表白道。

“这就对了！”刘芳笑了，“要是看不中，你指着我的鼻子骂就是！”

“不！不管怎样，我都是感激你的，从心里感激。”林晴知道刘芳在开玩笑，但是自己却十分认真地答道。

能不感激她么？……

盼啊，盼啊，终于盼来了他的信，捧在手里，林晴却不敢拆了。里边究竟写了些什么呢？要是……对自己是多大的打击啊！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，双手也有些发颤了。

她躲到没人的地方，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些，才启开了信封，取出信笺，默默地读起来。

蓦地，她眼里闪出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。

“小晴，你怎么了？”

林晴抬起头来，看见走过来的是刘芳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刷地涌了出来，顺着脸颊滚下去。

刘芳看了看她，没有象往日那样大叫大嚷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告诉我吧！”

林晴泣不成声地说：“我给他写了信，用了好几个晚上。可是，他……拒绝了我……”

刘芳被激怒了，愤愤地说：“他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能写两首歪诗么？我连看都不愿意看呢！”

“芳儿，不该这样说。”林晴在一旁劝她，“这怪不寻他。”

“不怪他怪谁？叫我看呀，他这个人忘乎所以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告诉我，我找他问个明白，究竟是哪一点配不上他？”

“不不！这更不成。”

“我看，他是瞎了眼睛了。”刘芳怒气未消，竟骂了起来。

“芳儿，尽管这样，我还是觉得他好，不愿意你骂他！”林晴认真地说。

刘芳的心软了，掏出一条洁白的手帕轻轻擦去了林晴脸上的泪花：“小晴，别难过，赶明儿咱找个更好的让他瞧瞧。你放心，全包在我身上了。”

这时候，下班的铃声响了。

“走吧！回家去吧！”刘芳说。

“不！我想弹一会琴。”林晴回答。

“那……我陪你。”

两个人走进了排练厅。林晴坐到钢琴前，想了想，猛地弹了起来。

哦，是她们都熟悉的旋律：《浅蓝色的爱情》。

听着，听着，刘芳的眼角有些湿了……

“喂！小晴，等会儿，你要是看中了他，他也看中了你，打算怎样谢我呢？”两个人默默地走了好一会儿，刘芳突然说道。

林晴瞥了她一眼，不无调侃地：“我给你买根冰棒吧？”

“不行不行！小气鬼！”刘芳想了想，有了主意，“要我说，咱们找一家一流饭庄，也象男子汉那样，点几个菜，要两杯酒，比量一回。你请客，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！连你那个‘他’也一道去，我也请得起。”林晴调皮地说。

“那……”刘芳两片小嘴从来不让人，“咱们也许是四个人一道去呢！”

“四个人？”

“是呀！四个人。我们俩加你们俩。”

“什么呀？”林晴突然明白过来，握起拳头又要打她。

“嘘——”刘芳做了个手势，有几分神秘地说：“别闹了。瞧，就是这座米黄色小楼，他住在二楼，最东边那家。”

“是么？”林晴不再笑了，神情严肃起来。

“用不着太拘谨，他爸爸去外地开会，母亲在海滨疗养，就他在家。”刘芳安慰林晴。

两个人手挽着手，走向那米黄色小楼。

林晴脚步越来越缓慢了，她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：“芳儿，我穿这裙子好么？”

刘芳重新打量了一番。评论道：“好！好极了！”

“芳儿，你再看看，我头上有乱发没有？”

刘芳认真地看过，才说：“没有，一丝也没有。”

两个人走进了楼口，上了楼梯。

林晴咬着刘芳的耳朵说：“该说些什么呢？我也不会呀！”

刘芳噗哧一声笑了：“先是闲聊天，然后再转入正题……”

刘芳走上前，轻轻敲了敲门。

“请进！”稍顷，门开了。一个年轻人迎出来。

林晴头也不敢抬，随着刘芳走进了客厅。

刘芳忙着为两个人介绍：“这是我说的晴晴，我叫她小晴，你也这样叫吧！小晴，把头抬起来呀！总瞅自己脚尖干嘛？这就是高放。”

“高放？哪个高放？”林晴听到这个名字，一时迷惑了。

高放被姑娘的美貌惊住了，他脸上露出了甜甜的微笑，伸出手来：“您好！”

林晴抓住他的手，使劲握了握，睁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，怔怔地看了他好一会儿。

看到林晴如此表现，刘芳差点骂出口来。她想了想，灵机一动，大声嚷起来：“呀！高放，快请我们坐下呀！罚站怎么着？”

高放把两人让到沙发上。

趁高放不留神，刘芳狠狠地瞪了林晴一眼，好象在说：“傻样儿，再这样发呆，事情可要砸了！”

林晴懂得这目光，但是没有在意，冲着刘芳甜甜地一笑，算做回答。

刘芳惊奇地注意到，很快地，林晴象变了一个人，既不那么拘谨，也不那么呆板。她脸上挂着笑，眼里闪着笑，嘴上含着笑，心里也藏着笑呢！分明比平时更妩媚，更动人了。

“哦，请稍等等。”高放说着，开门走了出去。

“芳儿。”林晴冲着刘芳说：“我没有意见，一丁点儿也没有，真的！”

刘芳愣住了，她根本没有想到林晴如此迅速，如此明确地表态，反而有些不放心了：“小晴，你可要慎重考虑。”

“我想好了。”

刘芳见林晴满意，变得格外高兴，话儿更多了，“他和我哥哥下乡时在一个知青点，我去看哥哥时认识他的。后来，他回到城里，到文联工作，也常常去我家。哥哥说他诗写得好，很有点小名气呢！我才想起……”

林晴神色黯然地说：“可是，他会同意么？”

“哼！咱们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他敢说个不字？”刘芳说：“我去探个风儿。”

刘芳一闪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又闯了进来。

“芳儿，你和他谈了么？”林晴急着问。

“他呀，在洗水蜜桃呢！”刘芳故意慢吞吞地说。

“他怎么说呀？”

“那水蜜桃真馋人。”

“他准是瞧不起我吧？”

“要知道有这么好的桃子，我早就该拉着你来了。”

“别卖关子了。”林晴几乎是在哀求她了，“芳儿，快说吧！”

本来刘芳准备和她绕下去的，见她那可怜样，有些不忍心了，“和你一样，他也是完全同意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骗你是小狗！”

这时候，高放端着一盘水蜜桃过来了。笑着放到刘芳和林晴面前。

“小晴，吃吧！”刘芳好象变成了主人，拿起桃子送给了林晴。

“请别客气。”高放在一旁说。

“谢谢！”林晴一边慢慢咬着桃子，一边看着茶几上的花纹。

“小晴，甜么？”刘芳问。

“甜！可甜呢！”林晴回答。

“嘻嘻。”刘芳挤眉弄眼地笑了。

林晴明白了是她在调皮，脸刷地红了。

“小晴。”高放象刘芳一样称呼林晴，稍稍有些不自然，“你的小说读过了，文笔真不错。”

“差得远呢！”林晴摇摇头，“还是你的诗写得好。”

“对了！高放，把你的诗集找一本我们看看吧！”刘芳插了一句。

“好的！”高放应着，从一旁的写字台上拿过一本，送到林晴手里。

林晴随意翻着，落下个纸笺来，她拾起来递给高放。

“哦，是我前不久接到的一封信，说是情书也成。”

“情书？”刘芳一怔，追问道：“谁写的？”

“一个素不相识的养花工人，我回绝了她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儿！”刘芳放心了。

高放笑着对林晴说：“你看看吧！”

“不不！这不合适。”

“没什么，我有好多朋友都看过了。”

也许是怕林晴有什么误解，也许是想在她面前炫耀一下，或者是别个什么缘故，高放把信推到林晴面前。

也许是想看看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，也许是不愿辜负他对自己的信任，或者是别个什么缘故，林晴接过信，她先是一怔，渐渐地才平静下来。

“我也瞧瞧，都用了些什么形容词！”刘芳把头探了过来。林晴红着脸把信笺折了起来，没让刘芳看。

“看看吧！挺可笑的。”高放笑着说。

“可笑？我不懂。”林晴抬起头来看着他。

“其中有一段，她谈到我一首写卖花人的诗，说她自己有在知青花店卖花的切身体验，觉得写得很好。”

“这有什么呢？”

“她根本没有说自己做什么工作，通讯处是解放路二十八号。我问过一个朋友，解放路是有一个花店，多少号不记得了。她说自己有在花店卖花的体验，由此可以断定，她是